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景祐三年用舅氏龍圖鄭公向奏試將作監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慶曆四年以部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皇祐二年令桂陽至和元年用薦者改理

丞。宰洪之南昌。嘉祐初。改太子中舍。合州僉。六年。轉國博。倅虔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四年。權知郤州。熙寧初。用趙抃呂公著薦。擢廣東漕。三年。轉虞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嚙其母墳。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六年。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七。嘉定庚辰。賜謚元公。淳祐辛丑。上幸學。封汝南伯。與程張朱並從祀。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慶曆乙酉爲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因得不死六年丙戌年三十年少不爲守所知虔之興國守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令二子顥頤受學及爲郞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輙以先生名聞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

吏相遇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先生曰是能葬舉主者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于是更相告語勿違敎命不唯以得罪爲憂實以汚善政爲恥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獘篋錢不滿數百嘉祐

丙申冬。至合州。巳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先生。相與欵洽。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歟。乃以其妹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在合州。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决。雖下之人亦不從。趙清獻爲使者。或譖之清獻。臨之甚威。比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五年東歸。王荆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爲守。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呂公著

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運判。有敎謝呂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于高賢無一日之雅。四年。領憲事。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釋物爲己任。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墳。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獨欲以病汚麾紱耶。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饔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

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因寓以濂溪之號蓋以道州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常釣游于其上者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于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

王君貺（名拱辰）嘗見先生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大風起先生說風天小畜卦君貺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

拜。今郤當請納拜。先生走避之。當時知德者無故先生爲道學之宗而所傳行事止此而已

南軒張氏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于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與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于治先

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于聖治不可以不本于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託于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于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

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

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于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于此。

山谷黃氏曰。茂叔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昔受學于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邵康節見伊川。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二程夫子也○濂溪清和季通曰其學精慤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今人多疑濂溪出于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葢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

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程門後來授業之多。曰當時旣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搗謙按朱子師李延平詳言授受備形德美。而二程之于茂叔。後儒皆謂其相師。明道亦屢稱茂叔啟誘之言。然伊川作明道行狀。但言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不言其受道于茂叔也。且太極圖之作。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語人。豈非以主靜之說。懼人入於釋老而然乎。觀程子他日之言。但用敬。不用靜。而明道墓表之序。則稱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又曰。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其不謂受道于茂叔。朗然可見。蓋當時學者。頗言濂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伊川所以推明道。統斷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具在。此豈秦漢以下諸儒

所能彷彿。故朱子深明道統之有自。而又謂周子不由師傳。黙契道體。以定後世之人紀。嗚呼。宋祖受世宗厚恩。而黃袍之加。不能無憾。或曰。陳橋之變。光義爲之。○先生之言。簡而愼。不動聲色。體用悉包。二程之言。冲和渾厚。覺自然流出。○二程子始事茂叔。明道年始十五六。伊川更少。固未能深知茂叔之道。茂叔亦止三十餘。及茂叔德益劭。明道有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之言。則所得固深矣。明道擴克推大。自得固多。然非茂叔明正學以

範其遨何以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而不謬乎〇吾儒之言自在六經不可借徑于二氏而亦不可謂釋老之言無一足資于吾儒以謬于大舜好問好察之心或者乃以吾儒採其一得而遂謂孔子爲老聃之弟子則已過矣

或謂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公耳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

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學者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諸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明道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人踰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鄠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攺著作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權發

遣京西提刑改鎭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改奉議郎求近郷監局得監汝州稅改承議郎名爲宗正寺丞未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年五十四嘉定二年賜謚純公淳祐初封河南伯

明道元年始生生而神氣清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歲居庠序

中。如老成人。嘉祐三年。爲鄠縣簿。時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恃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黙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鄠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决。先生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

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俟復現。嘗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猝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

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嘉祐八年再主江南上元縣簿爲令畫法均田稅爲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于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頼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于漕然後計功調役計非千夫不可塞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

小僮子。歲不下數百人。至則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于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于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攻。丞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議

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耳。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弗爲。自是鄉民

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獨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

間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

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僤差役役及則相訴爲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兵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僤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每日常有愧於此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于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子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劉立之曰。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

熙寧二年呂申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名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廷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顥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

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掇拾臣下短長。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爲得御史體。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蚤而戒于漸。一日上縱言及于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少作章疏。只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會同天節。官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于朝。又顧謂執政

戒之。執政曰。宮壼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人。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政化之本。其一論建學擇師。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其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其黜陟進就人材。皆有節序。且曰。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其一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

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

其論正學屬賢畧曰。君道在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唯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

德業。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知益明矣。

論養賢畧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曰乏之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爲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

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名對。訪以治道。可觀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無施之不當也。

新法行。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日之閒。章數十上。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荊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槀。常曰。揚已矜衆。吾

所不爲。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懇求補外。獨差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明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

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法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當新法之初。介甫之意。亦尚無必。先生與之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日于中書大悖。由是

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于上前。上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先生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先生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先生曰。今咫尺天顏。不能挽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先生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在鎮寧軍。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莫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

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恃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

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悍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會曹村埽決。將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
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
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
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帥禁兵以繼之。帥遂
以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
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
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
激自效。論者皆慮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

者運細繩以渡決口。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大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幾已。木便橫。衆以爲誠感。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淸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

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與夤從容覲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八年十月。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名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上手批命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敎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强盜

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强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收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

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內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

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
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
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
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
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
有兇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
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
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
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

延遣人括收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形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收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買賣如私田民既倦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爲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

急。數日而事集。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于死亡。飽煖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于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存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鄉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久遇赦。先生坐是以特
旨罷。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
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
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
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升遐。會
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
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
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
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

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果僉相。以宗丞名先生。未行而卒。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

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

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蚤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于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敎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是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于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

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導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潞公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吕氏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煥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

也興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廹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不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于此極者天也

陳忠肅曰。元豐乙丑夏。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純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有之。予問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朱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先生嘗有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化中。

胡文定曰。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上蔡謝氏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物則渾然和氣。

張九成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

曰。不可。欲嘗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

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于面背。樂易

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立之問以臨民。

曰。使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立之家

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

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

門戶。

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

然。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游酢曰。先生御小人。使不罹于法。功君子。使必成其美。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詢

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于中。暢于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有友人假先生僕。掘桑根白皮。問之故。曰桑根出土外者。食之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也。先生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與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役罷夫散。猶肅整如常。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旣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單衣禦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已。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營重者斂。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脩齊治平。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

沛國朱先庭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于成德。雖天資頴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于誠。故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于朋友。則久要不忘。脩身愼行。則不愧于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于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于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括。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于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

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于是歟。

侯師聖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个月。

撝謙曰。陽明之學。喜明道。詆伊川。後之學者。或謂明道之語。勝于伊川。然觀二程遺書。雖劉絢所記皆明道語。絢自幼從明道。而又蚤死。所記未盡終身之定論也。其他記甚畧。無語學之全者。唯上神宗書。乃明道親筆。其論擇師以教天下。則曰。俾諸

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成德。此其言學甚詳。字字不苟。其後言以此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末言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此眞明道言學之定論。而伊川考亭奉爲法程者也。書之全文見余選舉篇內然則豈有不求事物

之理者乎。凡人言語。一經人寫過。便多是錄者之意。伊川嘗言諸人所記明道語。既不詳其意。又不敢添上。多不成語。唯李籲常以己意足成。差有可通。常教諸人勿記此等。然則遺書之嘉言雖多。其訛異者亦不少。亦在善觀者無誤其大指而已。

性理大中卷之三終